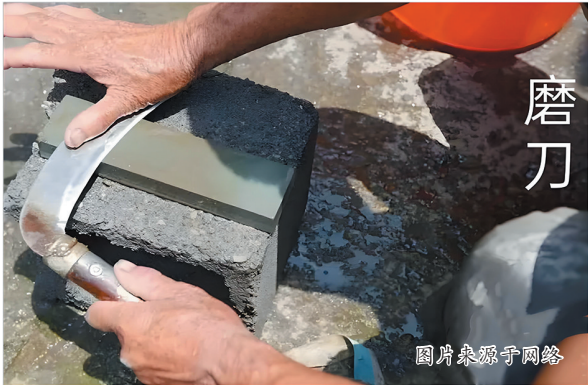


往事回忆

你还记得“拖手刀子”吗？

□柴 胡



图片来源于网络

霞光万丈，麦浪翻滚，夏风轻拂，带来一阵浓郁的芬芳。六月初，又到割麦季，记得“拖手刀子”是过去农民割麦子的一种割法，相伴相随的还有一种“操手刀子”。提起割麦，分田到户初期，割小麦的艰辛劳动，历历在目。

六月初，小麦成熟之际，“逢满即枯”的时节。俗话说：“蚕老麦黄一伏时”，小麦必须及时收割。农村还有句老话：“青三分入库，老三分落地。”意思是说，麦子要带点青抢割，否则熟透了，麦粒会落地，影响产量。

1986年，我家六口人，第二次分田分得五亩小麦地。“黄秧落地，老少低头”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了紧张的“双抢”——抢收麦子，抢栽秧。

磨刀，是割麦前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。天还没亮，老婆就把我叫醒，催我起床磨镰刀。我揉着惺忪的睡眼，不情愿地从床上爬起，走到屋外。老婆早已为我准备好了板凳、磨刀砖、水盆和四把镰刀。在农村，夫妻俩割麦用四把镰刀并不奇怪，因为人人都要有备用刀，一旦刀割钝了有得换。

老婆割麦子的能力比我强，一天能割两亩地，一上午换三把镰刀，连我的备用刀也被她用了。

磨刀，是一门技术活。一把镰刀要磨十几分钟，正面磨磨，反面磨磨，还要用手指摸摸刀口，试试是否有锋芒。如果觉得刀口滑滑的，那就说明还没磨出锋芒，得继续磨。那天，四把镰刀磨了一个多小时。

到了田头，夫妻俩伙割一个“万子”（一垄）。她割大半边，我割小半边。后来，她又割宽了些，想带着我一起向前。农村有句话说：“割麦割在人后头，栽秧栽到人前头”，说的就是我。

太阳渐渐升高，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。随着太阳的升高，地下的热浪一阵阵往上涨，让人汗流浹背。我穿着短袖汗衫，下身再热也要穿长脚裤。如果穿短裤的话，捆麦把会将腿皮磨红，晚上睡觉隐隐作痛。

割麦有两种割法，一种是“拖手刀子”，另一种是“操手刀子”。老婆习惯“拖手刀子”，她岔开双腿，弯腰九十度，右手紧握镰刀，一刀接一刀从右到左不停地割，左手一把接一把地

反抓麦把。割下的麦把一半抓在手上，一半倚在未割的麦子上，最后干脆将麦把搂在怀里，等“一浪”（一趟）割到头，才将麦把放下。她割“两浪”就能捆一个麦把。

我割了一会儿“拖手刀子”，就感到腰酸腿疼了。于是，坐到麦把上歇歇，抽烟，喝水。老婆见状批评我说：“还没‘相干’（多长时间）呢，就茶壶酒吊的！”

我抽完一支烟起身继续割麦。这次改用“操手刀子”，右手握刀往怀里割，左手抓麦把，割两刀就将麦把放在腰子上，往返七八次才够捆一个麦把。

割麦还要学会打“腰子”、捆麦把。干麦秸脆得很，打腰子会折断，必须将麦把拿到河里用水泡一下。抓一把湿麦秸，两手将其一分为二，靠近麦穗的一头交叉在一起，用右手拧一圈，使两把麦秸连接在一起，然后平铺在地上成一条直线，就是一个“腰子”。

捆把有两种捆法，一种叫“暗别至”，一种叫“赖鹰走头”。我至今还记得“赖鹰走头”的捆法：右膝压住麦把，双手拉起“腰头”，交叉后使劲收紧，将“腰头”拧一圈，再抽出几根麦秸缠绕固定，一个麦把就捆成了。

捆好的麦把推到一边，与之前的麦把成一条直线，远远看去，就像操场上卧倒的士兵一样整齐、壮观。

我起初捆的麦把又大又松，老婆说能拱和尚了！她告诉我，捆把要勤快，麦把要像石鼓一样结实，挑把时，把钁一戳，咕咚一声，才经得起挑、摺等几番折腾。

上午十点，我已经大汗淋漓，汗衫都湿透了。麦芒和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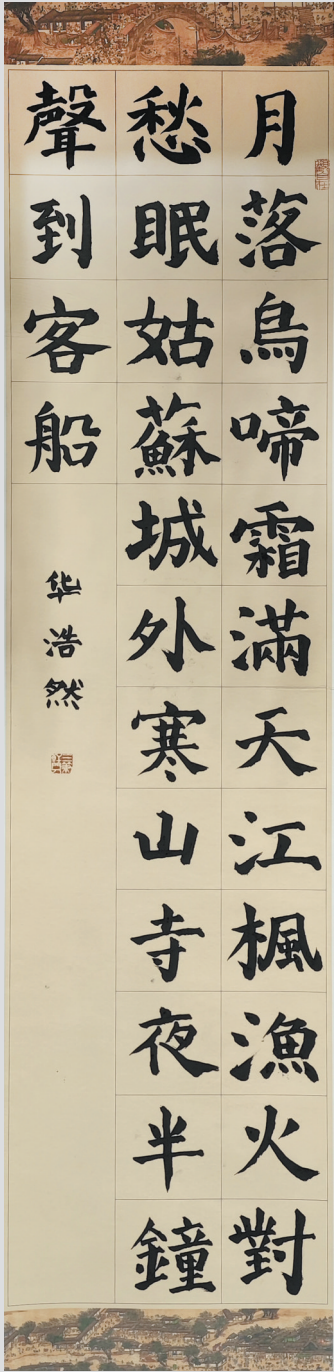
尘粘到脸上，钻进鼻孔里，脸上感觉火烧火燎的，甩出的鼻涕都是黑黑的。两臂酸疼，腰也疼得直不起来。我直起腰往前一看，“我的妈呀！什么时候才能割到头啊？”老婆说：“眼是舂种，手是英雄！越是抬头看越觉得远，你只管低头割，一会儿就到头了！”

老婆说着话，手里也没闲着，很快就撇下我一大截。我赶紧弯下腰继续割，一刀，又是一刀，麦把一捆又是一捆……不多时，握镰刀的手掌磨出了血泡。老婆怪我：“又不带活来！死死地抓住刀柄，不磨出泡来才怪呢！”我叫老婆替我把血泡挑了（戳破），她说不能挑，挑了更疼！没办法，我只好放下镰刀，给老婆做小工。打“腰子”，捆麦把、倒茶添水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那年五亩地小麦，夫妻俩割了两天，老婆一个人就割了四亩。

如今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都是机器割麦了。收割、脱粒、碎秆一体化操作，方便快捷。现在土地集中给了种田能手，百亩麦田，收割机一上午就能割完。小麦割完后就直接卖掉，人家有烘干机，干的湿的麦子按质论价，不用晒麦，不用扬麦。还有的农民直接将麦子“盖给”（卖给）人家割，每亩800到1200元不等，根据小麦的长势论价，种田的成了大老板。

然而，尽管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让农民告别了背朝蓝天、面对黑地挥镰割麦的日子，但是那段汗水和劳作的记忆，却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，成为一代人共同的记忆和乡愁。每当夏风轻拂，麦浪翻滚，那些关于收割的记忆便会在心头泛起层层涟漪，让人感慨万千。



《枫桥夜泊》

华浩然书

方言杂谈

“一根米”准确吗？

□王荣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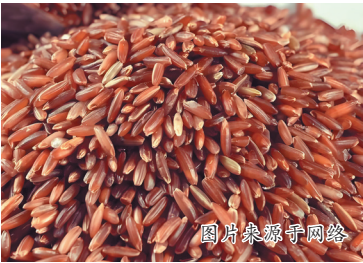
在我们宝应，人们把“一粒米”习惯地说成“一根米”，这种说法人们代代相传，从古到今估计也没什么人怀疑过其是否准确。几天前，一位做幼师的亲戚打电话问我，有个小朋友问她：老师说的“一粒米”与奶奶说的“一根米”到底哪一个正确？这个问题还真的一下子把我问住了。

我们小时候都背过唐诗《悯农》，都熟悉“粒粒皆辛苦”诗句，这说明唐朝的时候就已经用“粒”来表示米了。作为量词，“粒”用于颗粒状的东西，“根”用于长条形的东西，二者的用途有明确的分工和明显的区别。那么，我们宝应为什么要用“根”来做颗粒状米的量词呢？我想，宝应的先民们既然用了“根”就应当有其用的道理，这个道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道理呢？我猜古代的宝应米可能就像现在的泰国大米一样又细又长，先民们才用这个“根”字的。

中国是世界水稻的发源地，中科院的专家们研究表明

早在10万年前长江下游地区就已出现了野生水稻，大约11000年左右长江下游地区的先民们开始对野生水稻进行驯化种植。宝应位于长江下游的里下河平原上，自古就是“鱼米之乡”，水稻种植历史悠久。据清康熙《宝应县志》记载，康熙二十九年（1690年），宝应共有白粳、玉斑粳、红一水粳和胭脂糯、乌金糯、虎皮糯等稻谷品种23种。史料记载古代的粳稻主要产于中国黄河流域、东北及北部地区，南方则分布于海拔18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，宝应直到1956年，才实施“粳改梗”。由此可见，宝应地区古代的水稻品种是粳稻和糯稻。

国家稻谷标准（GB1350—2009）对“籼糯稻谷”的解释是：“籼型糯性稻的果实，糙米一般



图片来源于网络

呈长椭圆形或细长形。”说明糯米和籼米的一般呈长椭圆形或细长形。那么，古代的糯米和

籼米的形状是否也是呈长椭圆形或细长形呢？如果确实是长椭圆形或细长形，我们就很好理解宝应的先民们“一根米”土语的合理性了。

明代《本草纲目》记载籼米的特点是“谷粒细长”，宋代《禾谱》明确记载北方江米“细长如眉”，这里的“江米”就是长江流域苏皖地区产的糯米。由此可见，我们宝应地区古代的籼米糯米的形状都是细长的，用“根”表示其形状比用“粒”要更加贴切。

现在我们虽然看不到古代宝应米的形状，但我们可以从古稻米“活化石”——“万年贡米”身上依然可以看到古代宝应米的“细长”身影。江西省万

年县的“万年贡米”南北朝时期就专供皇室使用，连续种植已有近千年历史。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为其亲笔题名“国米万年贡”，并题词“野稻驯化，万年之源”。古代宝应米与当今“国米万年贡”都是长江下游古籼稻米，其形状应当相似，皆为“细长如眉”的样子。

宝应明清时代种植的“胭脂糯”现在已不见踪迹，但是我们小时候确实见过自家种的红糯米，也吃过品香的红米粥，那种源于纯天然的颜色和清香至今还记忆犹新。查百度资料显示：“红糯米就是红稻米，即胭脂米，胭脂米来自古老的胭脂稻，米呈椭圆形，比普通米粒稍长，营养极其丰富。”据查现在国内胭脂米的产地和品种都很稀少，据说河北玉田胭脂米最高售价曾达到每斤4000元。如果我们宝应清朝的“胭脂糯”一直种植到现在不但有可观的经济效益，我们的后代们还可以看到它“细长如眉”的身影，也不会怀疑宝应话“一根米”正确与否了。

诗歌精选

赞农业机械化

□房殿宏

**收割机**  
钢嘴铁牙张巨口，  
纵横田间不徘徊。  
虚怀吞吐翻金浪，  
高唱丰收向未来。

**耕翻机**  
腾起乌金泥浪旋，  
铁牛欢唱舞蹁跹。  
加油驰骋追风电，  
昂首扬蹄永向前。

**插秧机**  
田间穿梭欢乐唱，  
植栽禾悦万千行。  
希望原野锦绣绣，  
织出农家幸福长。

**治虫机**  
银鹰遥控空中旋，  
洒下灵丹入翠微。  
除尽害虫庄稼旺，  
满园春色尽芳菲。